

结婚太折腾

盘点古代国外奇葩婚礼习俗

近年国内的网络上会流传一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婚礼习俗，非要把新郎新娘整成了猪才开心，看得我们这些还没结婚的人，心里很害怕。有人说那我选择国外的结婚方式来避过这些传统整人环节就是，但是，你以为国外就不折腾啦？来看看国外那些奇葩婚礼吧！

古代英国，结婚意味着一起打扫清洁

截至1753年英国婚姻法修改之前，在英国结婚日当天就意味着男女双方要承担起打扫屋子的责任，来个彻底超级大扫除。是的，没有欧式的婚纱礼服，没有昂贵的钻戒，更没有结婚证以及一大群吓起哄的好友。有的只是扫帚和满屋的垃圾。

不过，当然也有一个类似的结婚仪式，那就是在当地地方行政官的主持之下，你和你的新娘手持神圣的“扫帚”一起步入教堂，哦不，是厨房，叫你赶快打扫家务。

据说在那时，准备结婚的服务还会去参加一个当地政府开设的家务课程，教会那些不太会做家务的准新郎们。

古代保加利亚人要在结婚当天把自己打扮成丑角

一般来说结婚作为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把自己最漂亮最光彩的一幕展现出来。而如果你生在保加利亚 Kyustendil 地区，可能就完全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当天新娘子不但不会被扮美，反而会被扮丑，他们以雷倒在场所有来宾为目的，让你人生最终要的一幕变得极为难忘。

在结婚前几天新娘子就要开始准备丑角装了，首先她要把自己的脸弄黑，戴上道具大耳朵，穿上不合身的大衣服。而在婚礼当天更是要尽力地装疯卖傻，例如向在场来宾扔大粪，挥舞着动物骨头跳舞等，总之是怎么荒诞怎么来。只有这样做了，整个婚礼才算完整。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辟邪。保加利亚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点邪恶的魔力，如果婚礼当天新娘子打扮得过于漂亮一点会招来极度，而这极度便是一种魔力，它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影响到新婚夫妇给他们带来霉运，所以与其被人极度招来霉运，还不如把新娘扮丑让大家取笑，平平安安度过此身。

古代斯巴达人，结婚时女人要把自己装扮成男人

斯巴达人好战，恨不得结婚当天来一次角斗士比赛，虽然他们不会真

的那样做，但是采取的方式你也未必能够接受。

古代斯巴达人的新娘在结婚当天，会在脸上沾上胡子，然后穿上男士的衣服和鞋子，静静地一个人待在黑屋子里，等待着夜晚新郎官把自己“偷回家”。直到被新郎官背回了新家，这才可以脱掉胡须、男士衣服重新换上女儿装。

据说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某段时间斯巴达人是以同性恋为主流，异性恋在当时纯属地下恋情都不敢公开。而这种方式，起先是为了躲避世人疑惑的目光，后来就形成了一个习俗。

古代法国人，新婚夫妇一起喝垃圾

法国也不是完全如电影里吹嘘的那样浪漫，特别是在 LaSoupe 地区，结婚可真是遭了老罪了。因为在婚礼宴会上你不但吃不到各种美味佳肴，反而会收获一堆难以下咽的垃圾。

按照当地习俗，在结婚之日，男女双方要被派去打扫自己的新房家务活，并且会将得到的垃圾制作成食物（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的），让新郎新娘食用。例如据说他们会把马桶清洗的残液当场叫新人喝下。很恶心是吧，不过为了公平，宴会上还是会有准备好的美食来弥补这些恶心的。

果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奇葩婚礼习俗，真的是太折腾了，办个婚礼也真的不省心。（据湛江新闻网）



秘密调查师 I

黄雀



永城 著

老方泡了一杯茶，端到她面前：“怎么样？有进展吗？”

燕子被老方吓了一跳，脑子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两件事同样令她心烦意乱：“我给 Steve 发了邮件，请示能不能派你去实地调查。不过到现在他还没有回。”

Tina 背着书包走进大厅来：“Steve 到纽约开会去了，这会儿可能刚到没多久，而且那儿也是晚上了。”

“他去美国了？他告诉你的？”老方向 Tina 问。

“我听 Linda 说的。Linda 给他订的机票。”

“就算是晚上也没关系，他不是有那个什么黑……黑莓？”

“刚到美国都有时差，也许睡得早。”

老方坐回座位上，想了想：“其实既然 Steve 把我分配给你，我觉得肯定就是想让我帮你做实地调查的。”

“您是高级调查师，他还打算让您写报告呢！”Tina 在旁边嘻嘻地笑。

老方也嘿嘿一笑，拿起茶杯：“你……”

手机突然响，陌生的铃声，在这间办公室从没听到过。

大家四处张望。

“老方！在你包里！”Tina 发现了新大陆。

老方这才恍然大悟，从包里翻出一只手机。Tina 扑哧一声笑出来，对燕子挤挤眼：“原来他也用手机？”

“切！十年前就有了！”老方不屑，“只不过这两年不常用。喂？啊！”

老方像根弹簧似的从椅子上猛弹起来：“我儿子，让……让车撞了！”

“在哪儿？严重吗？”

燕子和 Tina 都跟着站起来。

“友谊医院呢！不知道……”老方脸色苍白，两眼发直。

“那你还不快去医院！”Tina 大叫一声。

老方顿然醒悟，转身就走。

Tina 睁圆了眼睛看着燕子：“这可是上班时间，要扣有效工时的！”

“嗨！哪儿还有工夫管那个！”

燕子紧走几步，和老方一起冲出公司去。

三十九

首都机场。

“我刚下飞机！”

男人拿着手机，走进机场的小火车。

那人五十出头，一张瘦长的马脸。也许正因脸太窄，两只眼球被挤得拼命往外鼓，好像随时有弹出的可能。两道眉也被挤成了倒八字。眉间挤出两条深沟，好像从一生下来就在想心事，整整想了五十年。

“哎呀，你不要担心啦！我刘满德何时骗过你？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那些人是商业敌人啦！他们是要陷害我的……你放心吧！你的钱不会有问题的！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立刻做过安排了……哎呀，我知道了！我不是立刻回中国来了？我下午就飞大同……不，不要见了！来不及了。有事随时电话联系！哦！不要再打这个英国号码！我发给你一个新号码。”

马脸男人把手机塞进口袋，眉间

的皱纹似乎更深了几分。

四十

地球的另一侧。

纽约中央公园边的一座豪华酒店里，正在举行一场鸡尾酒会。

这是 GRE 总部高层会议的序曲。GRE 的全球高层主管会议，于每年 11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在纽约召开。之前的夜晚，公司会在纽约最豪华的酒店里举行一个酒会。为风尘仆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办公室主管们接风。

Steve 身穿修身的黑色皮衣，皮衣里是紧身的深紫色衬衫，衬衫两个金属纽扣开着，胸肌上的一条银色项链若隐若现。

Steve 站在酒吧的角落里，拿着他的黑莓手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积累了太多尚未回复的邮件。尽管从机场到酒店处理了一路，却还剩下一大半没处理。

他眼前这一封，发送时间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渠道已经提供结果了。如您估计的一样，这号码是新开通的，神州行得充值卡，没有机主信息。没有通话记录，只发过短信。都是给同一个号码的。不过前两天查的汽车牌照有结果了……”